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十

楞嚴外解序



心經宗說後序

棟蓐教民十無益論序

釋氏新聞序

屏山金剛經別解序

書金剛經別解後

賈非熊修 夫子廟疏

永安寺請予為功德主疏

請旭公住寶宮寺疏

請文公住玉山開堂出世疏

請嚴庵主任東堂出世疏

請布庵主任晉祠奉聖寺開堂疏

請學庵主任翠微山寶林寺開堂出世疏

請石州海秀首座住文水壽寧寺疏

太原山開化寺請予為功德主因作疏

重修 宣聖廟疏

燕京大萬壽寺化水陸疏

請興公禪師開堂疏五首

請湘公住持興教寺疏

請東林老人住雲巖寺疏

請柏巖儼公疏

祁州重修 宣聖廟疏

安慶織萬佛疏

請聰公和尚住山陰縣復宿山疏

題萬壽寺碑陰

和公大禪師塔記

萬壽寺創建厨室上梁文

茶榜

約善長和詩戲書

寄萬松老人書

萬松老師萬壽語錄序

祭姪女淑卿文

和林城建行宮上梁文

為武川摩訶院創建佛牙塔疏

楞嚴外解序

晉洪覺範有言天台智者禪師聞天竺有首楞嚴經且
暮西向拜祝願此經早來東土續佛慧命竟不得一見
今板闢通天下有終身不聞其名者因起法輕信劣之
嘆若夫微心辨見證悟窮魔明三界之根探七趣之本
原始要終廣大悉備與禪理相為表裏雖具眼初僧不
可不熟繹之也予故人屏山居士牽引易論語孟子老
氏莊列之書與此經相合緝成一編謂之外解寔漸誘
吾儒不信佛書者之餌也吾儒中喜佛乘者固亦多矣
其全信者鮮焉或信其理而弃其事者或信其理事而

破其因果者或信經論而証其神通者或鄙其持經或
訛其建寺塵沙之世界以為迂濶之言成壞之劫波反
疑駕馭之說亦何異信吾夫子之仁義詆其禮樂取吾
夫子之政事令其文學者耶或有攘竊相似之語以謂
皆出于吾書中何必讀經然後為繆此輩尤可笑也且
竊人之財猶為盜矧竊人之道乎我屏山則不然深究
其理不廢其事其於因果也則舉作善降祥之文引羊
祜鮑龍之事其于塵界也則隘鄒子之說姚樂寇之談
其神通也則云左慈術士耳變形于魏都皆同物也疑

吾佛不能變千百億化身乎其於劫波也則云郭璞曰
者卜年於晉室若合符契疑吾佛不能記百萬之多劫
取其於持經也則云佛日禪師因聞誦心經呪言下大
悟曰夫俚婦持念諸課者詎可輕笑之哉其於建寺也
則云阿蘭若法當供養彼區區者尚以土木之功為費
何庸望之甚耶其評品三聖人理趣之淺深也初云稍
尋舊學且窺道家之言又繙內典至其邃處吾中國之
書似不及也晚節復云予以此求三聖人垂化之理而
後知吾佛之所以為人天師無上大法王者非諸聖之

所以能侔也學至於佛則無可學者乃知佛即聖人聖人非佛西方有中國書中國無西方書也或問屏山何好佛之深乎荅云感恩之深則深報之屏山所謂心不負人者矣渠又云吾佛之所誨人者真實如不誑不妄豈有毛髮許可疑者耶噫古昔以來篤信佛書之君子未有如我屏山之大全者也近代一人而已泰和中屏山作釋迦文佛贊不遠千里以序見託於萬松老師永長巨豪劉潤甫者笑謂老師曰屏山兒時聞佛以手加額既冠排佛今復贊佛吾師之序可慎與之庸詎知

他日得不復似韓歐排佛乎老師曰不然今屏山信解入微知理而說豈直悔悟於前非亦將資信於來者且兒時喜佛者生知宿稟也既冠排佛者華報盡惑也退而贊佛者不遠而復也而今而後世尊所謂吾保此木決定入海矣後果如吾師言予與屏山通家相與爾汝曾不檢羈其子阿全輩待予以叔禮天兵既克汴梁阿全挈遺稿來燕寓居萬松老師之席老師助銀木之資欲廣其傳阿全致書請予為引予亦不讓援筆疾書以顯其端不惟彰我萬松老師真有知人之鑑抑亦紀我

屏山居士克終全信之心且為方來淺信竊道者之戒
云甲午清明后五日湛然居士漆水移刺楚才晉卿序
於和林城

心經宗說後序

白華山主僧折脚鑄煮熟沒米粥萬松野老用穿心梳
盛與無口人雖然指空話空爭奈依實俱實嗟見渾掄
吞棗只管誦持故教混沌開眉妄生穿鑿如明以字莫
認經頭未解本文且看注脚湛然居士漆水移刺楚才
晉卿詳勘印行

棟蓀教民十無益論序

管子友以此論見寄囑予求序以行世予恐謗歸于講
主者辭而不序遂採萬松老師賦意及講主餘論述辨
邪論之意以謂世人皆云釋子黨教護宗由是飛謗流
言得以藉口予本書生非釋非棟從傳仗義辨而證之
何為不可乎予又謂昔屏山居士序輔教編有云儒者
嘗為佛者害佛者未嘗為儒者害誠哉是言也蓋儒者
率掌銓衡故得高下其手其山林之士不與物競加以
刀孤勢劣曷能為哉予觀作頭陀賦數君子皆儒也予

不辨則成市虎矣不獨成市虎抑恐崔浩李德裕之徒
一唱一和撼搖佛教為患不淺故率引儒術比而論之
以勵吾儒為棟樑所惑者論既述所謂予友者復以書
見示其大略曰講主上人者以棟樑叛教頽風乃檢閱
藏教尋繹儒經積有年矣窮諸佛之深意達三乘之至
真列十篇之目成一家之言語辨而詞溫文野而理親
聞之者是非莫逃誦之者邪正斯分雷震獅吼却推魔
斧良謂偃德草之仕風釋疑冰之陽春噫或佛道之未
喪也諒必由子斯文乎是以信奉佛教者展轉錄傳不

可勝紀京城禪伯尊宿欲流之無窮不憚萬里往復數
書託子為序今之士大夫才筆勝子者固亦多矣豈不
能序此一書乎以子素淘汰禪道涉獵佛書頗知肯綮
故也子何讓焉此老不避嫌疑自其謗讚而為此書彼
且不避子何代彼而避謗乎吾觀子所著辨却論止為
儒者述儒之信賴者止二三子而已矣市井工商之徒
信賴者十居四五自非此書彼曹何從而化之予子所
得者少所失者不為不多矣書既至予不能吝謹以書
意序諸論首丙戌重午日題于肅州嘉善城

釋氏新聞序

管仰嶠叢林為燕然之窟主事僧輩歷久不更執推附
勢動搖住持人泰和中本寺奏請萬松老人住持上許
之萬松忻然奉詔人或勸之曰師新出世彼易師之年
少彼不得施其欲必起風波無遺後悔乎師笑而不答
既任院師一遵舊法無所變更惟拱默而已晏罷主事
輩依例辭職師因其辭也悉罷之師預于衆中詢訪耆
德選為衆推仰者數人至是咸代其職積歲頽風一朝
頓草遠近翕然稱吾師素有將相之材矣迨後章廟秋

獵於山主事帶白師曰故事車駕巡幸本寺必進珍玩
不然則有司必有詰問師責之曰十方檀信布施為出
家兒子與若不具正眼空食施物物理應償報汝不聞木
耳之緣乎富有四海貴為一人豈需我曹之珍貨也哉
且君子愛人也以德豈可以此瑕類貽君主乎因手錄
偈一章請行宮進之大蒙稱賞有成湯狩野恢天經呂
尚漁磯浸月鈎之句誠仁人之言也翌日章廟入山行
香屢垂顧問仍御書詩一章遺之師亦淡如也車駕還
宮遣使賜錢二百萬使者傳勅命師跪聽師曰出家兒

安有此例使者怒曰若然則予當迴車師曰傳旨則安
敢不聽不傳則亦由使者竟竟焚香立聽詔旨章廟知
之責其使曰朕施財祈福耳安用野人閑禮耶上下悚
然服吾師不屈王公之前矣此二事天下所共知者也
其餘師之隱德默行未播於人間者豈勝道哉師之切
於扶聖教急於化人心也萬分之一見之於此書乎師
應物傳道之暇手不釋卷凡三閱藏教無書不讀每有
多聞能利害於佛未關涉於教化者悉錄之目之曰釋
氏新聞將使見書而知歸開言而嚮道真謂治和之藥

石濟迷塗之津梁也豈小補哉石門洪覺範著林間錄
辯而且文間有偏黨之語後之成人之美者未嘗不歎
息於斯焉我萬松老師之惠扶教利人也深是以推舉
他宗談不容口此與覺範之用心相去萬里者也讀是
書者當知是心矣於戲偉哉予請刊是書行於世因為
之序甲午上元后一日湛然居士漆水移刺楚才題

屏山居士金剛經別解序

佛法之西來也二千餘祀寶藏琅函幾盈萬軸可謂廣
大悉備矣獨金剛一經或明眼禪客若脫白沙彌上至

學士大夫下及野夫里婦田巷兒女子曹無不誦者以
頻見如閑姑置而不問者有之以至叵測理望涯而退
者有之噫信其小而不信其大信其近而不信其遠信
其所聞而不信其所未聞信其所見而不信其所未見
是自而非他執一而廢百者比之然又何詩焉佛教屏
山居士取儒道兩家之書會運契二師之論牽引雜說
錯綜諸經著為別解一編莫不融理事之門合性相之
義折六如之生滅剖四相之錠闔謂真空不空透無得
之得序圓頓而有據識宗說之相須辯因緣自然喻以

明珠論諸佛衆生譬之圓鏡若出聖人之口冥契吾佛
之心可謂天下之奇才矣噫此書之行於世也何止化
書生之學佛者偏見初僧無因外道皆可發藥矣管子
與屏山同為省棧時同僚訛此書以為餌餽餽之具予
尚未染指於佛書亦少惑焉今熟繹之自非精于三聖
人之學者敢措一辭於此書乎吁小人之言誠可畏哉
乙未元日湛然居士漆水移刺楚才晉卿序於大磧黃
石山

書金剛經別解後

孔子有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是知學道未至于純粹精微之域雖聖人亦少惑焉管
樂天谷制策稍涉佛書之訛中年鄙海山而修梵率垂
老為讚佛發願文乃云起因張本其事見於本集子瞻
上萬言頗稱釋氏之弊晚節專輪墨為佛事臨終作神
呪浪出之偈且曰著力而差其事見於年譜退之屈論
於大巔而稍信佛書韓文公別傳在焉永叔服膺於圓
通而自稱居士歐陽公別傳在焉是知君子始惑而終
悟初過而後悔又何害也屏山先生幼年作佛排說殆

不忍聞未幾翻然而改火其書作二解以滌前非所
為改過不吝者予於屏山有所取焉後之人立志未定
惑於初年者當以此勗君子為法乙未清明日湛然居
士題於別解之後

賈非熊修 夫子廟疏

天產宣尼降季周血食千祀德難剛重新序序獨無力
試向滄溟下釣鈎

孝義永安寺請予為功德主因作疏

無緣不盡淹鳳池而有年習氣雜忘慕禪林而未暇通

遇昭公老子請作永安主人乞聞一聲何須再讓舊藤
舊采宛如馬耳之風松菊新堂便是終焉之計謹疏

請旭公禪師住應州寶宮寺疏

孫枝出自萬松中便好移來植寶宮覆蔭人天正今日
不妨鼓動却前風

請文公庵主任玉山開堂出世疏

兒大做翁當仁不讓便請承當何須再勘

請嚴庵主任東堂出世疏

西堂桑東堂山東過山禪師開狗口居士展驢蹄

請布庵主任晉祠奉聖寺開堂疏

晉祠山水冠人間好請布公向此閑餘了蒙頭三覺睡
逢人休說趙州閑

請學庵主任翠微山寶林寺開堂出世疏

金城元有翠微山寶刹禪林積歲開笑請學公來領略
一甌游戲白雲閑

請石州海秀首座住文水壽永寺疏

聞道霖師退壽寧秀公雜弟亦雜兄新詩遠寄石州去

眨起眉毛便好行

霖公定法秀法禹也

太原山開化寺灰燼之餘再新故宇請予為功德主因作疏

竊以塵緣有數否則泰泰則亨聖道無窮變則通通則久惟開化之故刹寔太原之名藍兵火以來劫灰而已住持人固有定老功德主乃請湛然良懋殷勤強為領略禪心佛語誰知教外別傳梵刹蓮宮更有無中唱出謹疏

重修 宣聖廟疏

精藍道觀已重新獨有庠宮尚坳垣試問中州士君子

誰人不出仲尼門

燕京大萬壽寺化水陸疏

竊以生死蒙恩便見法門不二慈親普濟始知檀度無私仰惟佛陀興悲爰自阿維張本欲被無盡之大會必資有衆之良緣但肯同心便希垂手謹疏

請與公禪師開堂疏五首

竊以深達大本何妨摘葉尋枝截斷衆流便是隨波逐浪欲整雲門窠窟必求佛覺兒孫伏惟與公和尚道合圓通法傳圓照逢人便出方為禪子家風懸土難移未

是初僧氣息謹疏

其二

竊以轉身就父從來禪子宗風借路還家好箇初僧消息伏惟與公和尚受戒崇壽得法聖安未闢微猷推樓大覺因帝就請何須特地人情准帖奉行折令這翻公案謹疏

其三

竊以釋迦性迦葉富無物與人與公倘聖安憨慢藏倚盜既收銚斧子不藉破皮鞋須要板龍似龍何礙將錯

就錯把將十字街裏便好投衙推來百尺竿頭更教進步謹疏

其四

竊以法海彌深曹水五流分派化風猶扇雲門一葉重華與公庵主透圓照之重關提圓通之正令善作降魔相能談文字禪開栗刺頭最好逢人便出穩處下脚何礙遇緣即宗謹疏

其五

竊以當年嚼飯喂嬰兒聖安左錯今日把棒喚狗子居

士夙願你打鬧漆桶徹底承當我劈破面皮頭要相見
橫柳栗木獨行正令莫壓弱倚強與旃檀佛共演梵音
好撓行奪寺謹疏

請湘公上人住持新院仍名興教寺者因作疏
寶刹成空隨劫反而已滅精廬如聖迹化日而重新為
國報恩可名興教赤軸黃卷且圖摘葉尋枝寶藏琅函
何礙尋行數墨謹疏

德興府岷嶺雲嵩寺請東林老人住持疏

昔日山中養聖胎峪中松檜手親栽院荒松老無龍象

便請東林更一來

公幼年嘗在此寺
有手植松在焉

請松嵩儼公疏

良弼施宅剝天寧却請天寧舊初僧為報柏嵩休遜讓
閑中續出租師燈

祁州重修 宣聖廟疏

宣尼萬世帝王師可嘆荆榛沒古祠重整庠宮闡文教
顯觀日月再明時

安慶織萬佛疏

余自忝預政事以來懶為疏文恐物議挾

勢故也安慶者工巧劫天下自劫新意織
萬物為施嘉其意因破戒作此疏云

十方三世萬如來不犯梭頭寶座開單手元知不成拍
三臺須要大家催

請聰公和尚住山陰縣復宿山疏

世傳文殊顯化再宿于此山故得名

晉日文殊曾復宿當年聰老可重來
公舊嘗此山便是

真佛窟何必區區禮五臺

題萬壽寺碑陰

筭達磨西來禪宗大指門庭峻峭机變驟馳非世智辯
聰明所能曉也其與奪之間固有賓主抑揚之際不無
推實其未透具闕眼者豈免隨語生解之病哉香山俊
公和尚受法于大明渠謂洞山之後偏正五位失其本
意亦行權之語與同叅榮公聞之果吞鉤餌俊公門人
輩從而勒諸石遠發後世之一笑噫受師之道而反謗
之是自謗也何止自謗也曹山枝子青州諸師之道皆
不足發矣顧香山亦近世之豪邁者也恐為此事却昔
雲門拈世尊初生因緣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

子喫琅玕覺云雲門可謂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為
報佛恩臨濟臨終謂三聖云誰知吾正法眼藏向這瞎
驢邊滅却至今法道大行是知宗門之語一槩一搨豈
可以世間語言定其準的也哉若香山果無毀大明意
後之子孫宜改覆車之轍不熟則自有勝熟老人之韻
語予手書於故碑之陰以為來者誡其辭曰燕俊與朔
榮齊足出大明俊趨住巨刹黨奮梟獍探抱洞山足
逆扮大明晴聞見弔澆季搨腕皆含情榮甘溺蓋瓮掉
尾求醜腥曲助碑其言欺賊晚來誠我覽取諸譬：彼

秦築城秦非不謀同無德秦亦傾上德無可德下德方
紀銘端熟居上德非碑道亦行况聖不自會古德云其
聖人其肯自矜盈修毋致子可反自而未聆目花只自
見耳聲約誰聽雖欲信天下未必同為聲不見三葉祖
削跡捨身名兒孫愈岳立史傳愈金鏗不見北宗下功
勳石上爭期昌竟何昌千古拾論評俄柔廢基敗大明
老師

以



膏記曰彼有黨僭必不得好玷累斯文貞贊熟冥虛堂
嗣果敗行變柔基三人也徒表黨宗明

和公大禪師塔記

師本平水人俗姓段氏幼習儒業兩冠應經義舉因閱
春秋左氏傳悟興棄之不常慨然投筆退居山林年三
十棄俗出家禮平陽大慈雲寺僧宗言為師受戒披剃
頗習經論後聞教外別傳之旨乃傾心焉遍謁諸方因
緣不契師知萬松老人之聲價照映南北直抵燕然而
見之居數載師資道契始獲密許人頗知之丙戌夏六
月故勸農使王公為功德主作大齋又蒙行省相公洎
以下僚佐專使賁疏初請開堂出世因住持大萬壽禪

寺師素劄毅寡合未期退居汝陽之盤山報因寺建州
元帥葛公權府朱公彈壓樊公聞師之名飛疏敦請辭
不獲已杖錫北行詣建州梨花道院以塞其命未幾示
微疾移居閣山之崇福寺養病一日忽召門人普淨輩
謂之曰生死去來猶空花水月何足為訝遂淨髮更衣
端坐而囑後事乃作頌曰臨行一句當面不語皓日清
風不居正位頌畢石脇而寂師將順世有本寺傳戒大
師臨謂之曰善為道路師笑而不答令衆且去勿謹衆
皆出聞師咄一聲衆驚視之師已寂矣三日神色不變

茶毗之日頗有祥異數州士民焚香拜禮者絡繹於路
師俗壽曰十六僧臘一十六其徒迎其靈骨藏於萬壽
祖塋之側噫師之處萬壽也每聞誦經之聲形不憚之
色由是人皆識之臨行之際命其徒諷尊勝呪者何哉
殊不知大善知識臨機應物一抑一揚一奪一縱若珠
之走盤千變萬化詎可以一途而測耶至於巨川海和
尚平日亦行此令執相者諷之而謂毀梵行掠虛者讚
之而謂無礙禪皆失之矣後之學者當以此為誡己丑
之清明其徒囑予為記遂以所聞之語信筆記之湛然

居士云

萬壽寺創建厨室上梁文

萬壽寺創建厨室浪著上梁文六首幸付
工人輩歌之用光法席

拋梁東香積移來不犯功却笑維摩無手段但將盂飯
到塵中

拋梁南底箇因緣最好叅試問助緣多少衆前三三與
後三三

拋梁西巧匠騎驢倒上糊四面無門何用鎖十方沒壁

不須泥

拋梁北柱石宛有擎天力欲模此樣向諸方懶殺僧孫
捕不得

拋梁上手不傷材與大匠虛堂窮劫鎮叢林借與兒孫
為榜樣

拋梁下聊倩般輸成大厦朝香飯供諸佛承事悉無
空過者

茶榜

今辰齋退特為新堂頭與公長老設茶一中聊表住持

開堂陳謝之儀仍請知事大眾同垂光降者竊以箇中
滋味誰是知音向上封題罕逢藻鑑伏惟新堂頭長老
名超絕品價重諸方黃金碾畔拈微塵輸他三昧手碧
玉甌中轟巨浪別是一家春睡鬼潛奔便使至人無夢
湯聲微發解教醉眼先醒論老三盃莫作道理會盧公
七椀且是仁義中雖然擺桶新陳不得顛預甘苦便請
大家下口且圖一衆開懷幸甚

約善長和詩戰書

余奉善長詩百韻仍乞光和渠謙抑退讓

以降敵見戲予亦戲作戰書以督之聊發
一笑耳

維梅蒙恊洽之歲三月甲午朔湛然謹致書于詩將善
長先生幕府愚聞李杜齊名已有登壇之序元白並駕
嘗興定霸之書在昔云然於今亦可既久陳於師旅宜
一決於雌雄無約而和者必謀有備則所以亡患在德
不在險雖粗聞於古語受降如受敵則為戒於兵家伏
惟善長先生與北無雙斗南第一能投壺而講禮善橫
槊而賦詩詞鋒折萬里之衝筆陣掃千人之敵將略多

多而益辨雄材一一而難陳遇險而愈奇見大韻敵而
倍勇君倡之而未挑戰亦和之以為應兵方及交綏輒
陳降敵前鋒少却尚未損于一毫勇氣未衰遂引退於
三舍張羸師以誘我遺厚利以餌余曠日持久以老師
重幣甘言以驕我志深藏九地必發九天故示之以不
能將攻我之所短儻弗遵於術勝亦非功苟不推於至
誠盟之何益此奚疑耳理亦灼然兵不戢而屈人可為
上策心未服而納款豈無詐謀若非先見之明徒貽後
悔之誚是以載嚴文壁爰整詩兵比尔干立尔矛一乃

心齊乃立文章燦爛依佈整心之旗聲律精嚴行佛堂
堂之陣乃一鼓而成列決再戰而立功顧天下之英雄
唯使君與操嘆文章之微婉非夫子而誰許立兵塵願
聞金諾謹奉戰書以聞指不多及

寄萬松老人書

嗣法弟子從源頓首拜師父丈室承手教諭及弟子
有以儒治國以佛治心之語近乎破二作三屈佛道以
徇儒情者此亦弟子之行推也教不云乎無為小乘人
而說大乘法弟子亦為舉世皆黃能任公之餌不足投

也故以是語餌束教之庸儒為信道之漸焉雖然非屈
佛道也是道不足以治心僅能治天下則固為道之餘
滓矣戴經云欲治其國先正其心未有心正而天下不
治者也是知治天下之道為治心之所兼耳普門示現
三十二應法華治世資生皆順正法豈非佛事門中不
捨一法者歟孔子稱夷齊之賢求仁而得仁死而不怨
後世行者難之又安知視生死如逆旅坐脫立亡乃衲
僧之餘事耳且五善十戒人天之淺教父益慈子益孝
不殺之仁不妄之信不化自行於人荒之外豈止有恥

且格哉是知五常之道已為佛教之淺者兼而有之弟子且讓之以儒治國以佛治心庸儒已切齒謂弟子叛道忘本矣又安足以語大道哉又知稚川子尚以參禪卜之立見其効師嘗有頌試本分對鏡一卜便知真假正謂此耳呵。春深萬葉為道珍重區區不備

萬松老人萬壽語錄序

余忝侍萬松老師謬承子印因遍閱諸派宗支各有所長利出害隨法當爾耳雲門之宗悟者得之於緊峭迷者失之於識情臨濟之宗明者得之於峻拔迷者失之

於莽鹵曹洞之宗智者得之於綿密愚者失之於蕭繹獨萬松老人得大自在三昧決澤玄微全曹洞之血脈判斷語錄具雲門之善巧拈提公案備臨濟之機鋒為仰法眼之爐熉兼而有之使學人不墮於識情莽鹵蕭繹之病真間世之宗師也略舉中秋日為建州和長老圓寂上堂云有人問既是建州遷化為甚萬壽設齋師云此夜一輪滿清光何處無又問不是盡七百日又非周年大祥聞勘今日設齋師云月色四時好人心此夜偏衆中道長老座上誦中秋月詩佛法安在師云萬里

此時同皎潔一年今夜最分明將此勝因用養和公覺
靈中秋玩月微曉登樓直饒上生兜率西往淨方未以
有燕京蒸梨餹棗爆栗燒桃衆中道長老只解說食不
見有纖毫佛法師云謝子證明即且致為甚中秋閉目
坐却道月無光有餘勝利迴向諸家柳信熟軟蒸豆角
新煮鷄頭葡萄駐顏西瓜止渴無邊功德難盡讚揚假
饒今夜天陰晴裏一般滋味忽若天晴月朗管定不索
點燈老師語錄似此之類尤多不可遍舉且道五派中
是那一宗門風具眼者試辨有噫千載之下自有知音

乙未夏四日湛然居士漆水移刺楚才晉卿序於和林
城

祭姪女淑卿文

維乙未之春三月二十六日叔湛然居士謹以蔬食清
茗致祭於猶子舜婉淑卿之靈維靈胄出遼室支分太
宗我考賢王夙植于令德吾兄按察載振于清風汝幼
奉母訓長知父從禪理頗究儒學悉通稟鄭娘之標格
有靈昭之心胸不食葷于笄年欲為尼于高嵩德播人
口名達帝聰遣使求于故鄉有詔入于深宮守志持節

慎心飾躬垂及知命尚為嬰童方所未有來者孰同章
奏久常名位日隆上謂之女學士人謂之官相公屢有
諫諍多所彌縫德殊辭帶之班功勝當熊之馮忽家亡
之國破嗟勢盡而遂窮果全身而不辱示微疾而善終
正悟之名得之於空老徒悟之號乞之於鼻翁信幻有
之非可知真空之不空來兮無跡去兮無蹤來無跡兮
出燕山之白雲去無蹤兮歸和林之青松明日灰飛煙
滅後天涯無處不相逢嗚呼哀哉伏惟尚饗

和林城建行宮上梁文

拋梁東萬里山川一望中靈沼靈臺未為比宸宮不日
已成功

拋梁南一帶南山嶺翠嵐創築和林建宮節候室功業
冠曹叅

拋梁西碧海寒濤雪拍堤臣庶稱觴未上壽嵩呼拜舞
一聲齊

拋梁北聖主守成能潤色明堂壯麗鎮龍沙萬世魏
威萬國

拋梁上棟宇施功蓮大壯鳴鞘聲散翠華來五雲深處

瞻天仗

拋梁下柱石相資成大厦
居臣鍾鼓樂清時
喜見山陽歸戰馬

為武川摩訶院創建佛牙塔疏

佛日增輝國政和
靈牙有詔賜摩訶
因風吹火何勞力
垂手同修窳堵坡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十三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十四

法語示猶子淑卿

和潤之韻

贈景賢

寄東林

寄萬壽潤公禪師

寄甘泉慧公和尚

遺龍岡鹿尾二絕

和景賢贈鹿尾二絕

中秋召景賢飲

請定公住大覺疏

補大藏經板疏

武川摩訶院新建瑞像殿疏

請與公住崇壽院

寄聖安澄老乞藥

信之和余酬賈非熊三字韻見寄因再賈元韻以復之

雲漢遠寄新詩四十韻因和而謝之

德新見寄二十韻和而謝之

子鑄生朝潤之以詩為壽因繼其韻以遺之

扈從旋師道過東勝秦帥席上繼杜受之韻

屏山居士鳴道集序

用梁斗南韻

贈姪正卿

寄張鳴道

送省掾郭仲仁行

送燕京高慶民行

和趙庭王子贊韻

贈東平主事王玉

同敬子修 夫子廟

寄萬壽堂頭乞湖山

寄東林同參

寄簡堂頭

寄孔雀便面奉萬松老師

答倪公故人

送王璘行

繼介丘穆景華韻

繼平陶張才美韻

德柔嘗許柝鞍玉轡且數年矣作詩以督之

十隣一絕寄鄒景賢

寄岳君索玉博山

雲中重修 宣聖廟疏

寄光祖

送德潤南行

再和萬壽潤禪師書字韻五首

贈景賢玉潤鳴泉琴

丙申元日為景賢壽

景賢作詩頗有思歸意因和元韻以勸之

景賢召余飲以事不果翌日余訪景賢值出余聞

樽盡醉而歸留詩戲之

和景賢召飲韻

丙申上元夜夢中偶得

送門人劉德真征蜀

送門人劉復亨征蜀

趙州柏樹頌

黃龍三闋頌

和太原元大舉韻

喜和林新居落成

題新居壁

太原修 夫子廟疏

和林建佛寺疏

法語示猶子淑卿

汝自謂幼年嘗禮空禪師求名因書頌云父母未生前

凝然一相圓釋迦猶不會迦葉豈能傳此語極妙且道汝作麼生會古昔以來有志師僧辭親出家尋師訪道千辛萬苦三二十年祇為此一段空劫以前大事尚有未透脫者汝幼居閨閣久在掖庭未嘗用功叩參大善知識但博尋宗師語錄徒增狂慧深背真道賣弄滑頭於道何益所以古人道參須實參悟須實悟又云滿肚學來無用處闍王不要葛藤音真良言也只如空老所書頌亦論父母未生前面目又道釋迦猶不會迦葉豈能傳此是何意趣若云釋迦不會能仁四十九年橫說

豎說貝藏琅函通滿人間末後拈花以傳教外之旨且道此法從何而得若云迦葉無傳西天二十八祖東土歷代諸師相傳之道自何而來若謂釋迦不會迦葉無傳豈空禪師亦是佛祖兒孫寫此頌圖箇甚麼箇中關捩盡在此兩句不可不細參詳余今為汝透漏些子消息父母生未前老夫云水泄不通凝然一相圓老夫云針劄不入釋迦猶不會老夫云非思量處迦葉豈能傳老夫云識情難測父母未生前老夫云三更神世界凝然一相圓老夫云半夜鬼輒坤釋迦猶不會老夫云只

許老胡知迦葉豈能傳老夫云直饒將來他亦不要父
母未生前老夫云頭圓象天凝然一相圓老夫云足方
象地釋迦猶不會老夫云寒山撫掌迦葉豈能傳老夫
云拾得呵。老夫為汝橫批豎判正用頭拈打開十字
兩手分付了也一句子薦得可與佛祖為師一句子薦
得可與人天為師一句子薦得自救不了關中試定省
看其或未明若列燕然問取萬松老子

潤之館於忘憂門下生徒乘馬梁徒步抵和林
城有詩云破帽麻鞋布腿襦強扶衰病且徒

行區二不道圖他甚一夜山妻罵到明余憐
而和之

疎筍籬邊正脫裯故山清處便宜行鏡湖他日應屬我
好向湖邊討四明

贈景賢

茶隣藥物成和氣琴伴簫聲變節音可惜龍崗老居士
却將和教污真心

寄東林

東林已秀兩三枝覆蔭人天正此時貪向龍宮翻貝葉

懔人不寄玉泉詩

以來書云見閱
藏經故有是語

寄萬壽潤公禪師

林泉人笑鳳凰枝
我慕林泉嘆後時
時得人來問消息
太平和尚又無詩

寄甘泉慧公和尚

東林枝勝桂林枝
不惜甘泉濟旱時
鐵額銜頭含笑面
可人能字更能詩

去歲秋彌余謁龍崗因彈秋水龍崗出山羊一
凌為贈梁笑曰已過價矣余受客多設鹿尾

葉今年上獵于秋山龍崗託以鹿尾可入

藥得數十枝悉以遺余因錄近和人詩數篇
以報仍作詩二絕為引聊發一笑耳

秋水清聲忽變商
龍崗曾遺二山羊
今年祇奉詩三首
為報先生鹿尾漿

其二

去年山羊酬過價
今年鹿尾不值錢
龍崗藥物都竭底
只得髯翁詩數篇

和景賢贈鹿尾二絕

日暮長楊獵騎歸
西風弓硬馬初肥
今年鹿尾休嫌少
且喜君王不令圍

其二

禁齋酷思濃醢汁
香蔬久厭小兒拳
龍崗採得斑龍尾
一串穿來寄玉泉

中秋召景賢飲

十丈北海景淒涼
好將今宵醉似泥
快請龍崗疾過我
與君同泛玉東西

請定公住大覺疏

龍龕寶藏照人寒
與老功成住聖安
却請定公來領略
收拾香火禮旃檀

補大藏經板疏

十年天下滿兵埃
可惜金文半劫灰
欲祈微塵出經卷
隨緣須動世間財

武川摩訶院新建瑞像殿疏

邦人剝剝旃檀像
寺象新脩窣堵波
兩段因緣非細事
成功須仗大檀那

請與公住崇壽院

泥湫昔日隱蟄龍一震重新大覺宮却請收雲歸舊壑
晨昏香火禮師翁泥湫院圓通禪師真堂在焉

寄聖安澄老乞藥

登高迴首望燕山試道新詩怨聖安賺得護身符子去
二年不寄大還丹

信之和余酬賈非熊三字韻見寄因再賡元韻

以復之

鷄鶻徒凌火鵬南驚馬終須後棊駭至理猶刪萬歸一
庸儒劉說二生三透關活眼嫌金屑戀土癡人宿州庵

寄與雲川賢太守洗心滌慮請君參

其二

慳人捷徑起終南虛黍沙堤相國駭幻術莫驚般七七
真筌誰誰後三三家隣剝水玉泉也宜栽竹綠在香山好
結庵斫斷葛藤窠已後閑家破具不須參

其三

鴻鴈翻。自北南歸與何日駕歸駭潛龍在下宜初九
即鹿無虞戒六三浴下好遊白傳寺濟源重覓侍中庵
柔翁自揣何多幸昨夢齋中得罷參萬松老人住持大覺寺榜其齋曰昨

夢

雲漢遠寄新詩四十韻因和而謝之

允文符太一天相泰文昌泛海難追盡封留欲學良穠
形伴珠玉朽木明松栢貞節心雖赤衰年鬢已蒼伴食
居相府無德報君王州甲濡春雨葵心傾太陽大旌歸
禁闕成筭出竅自北王師發平南上策長皇朝將草
命亡國自頽繼漢水偏師渡長河一葉航股肱無敢惰
元首載歌康號令傳諸域英雄守四方大勳已雖集遺
命未常忘萬國來馳幣諸侯敬奉璋北民涵舜德百郡

仰天光大威如吉重軋體自強碩賢起編戶良將出
戎行太廟陳籩豆明堂服冕裳宋朝微漢滅皇嫡久成
戕政亂人思變君恩自底亡石師潛入劍元子直臨襄
殺氣侵南斗長庠壯玉堂

出州之分

弓猶藏寶玉劍未識干

將皇業超千古天威算八荒元戎施虎略勇士展鷹揚
武繼元封跡文聯貞觀芳宮庭敢諫鼓帷幄上書藁伴
侍卿雲見行觀丹鳳翔武文能迭用威德是相嗚多士
思登用遺賢肯退藏詩書搜鳥篆功業柳龍驤國用恒
無闕民財若不傷八音歌頌雅百戲昇優倡聖澤傳朝

露明刑肅暮霜永垂塵劫祚一混九州疆重任用鈞石
微材匪棟梁思歸心似醉感媿淚如滂廢子終辭藻黃
公合隱商窮通真有數憂樂寔難量雖受千鍾祿何如
歸故鄉 乙未閏月上旬日玉泉書

德新先生惠然見寄佳製二十韻和而謝之

當年職却水曾不入其門德重文章傑年高道義尊雖
聞傳國士恨不識王孫韻語如蘇武離騷類屈原煙霞
供好句江海入維吞意氣輕三傑才名冠八元著述歸
至蹟議論探深源籍名雖重區區席不溫家貧謁魯

肅國雜避王敦北鄙來雲內西邊近吐蕃劔將嚴韻繼
不得細文論遠害雖君智全身亦聖恩大才宜應詔豪
氣傲司閤學識光先哲風流遺後昆莫尋三島客好謁
萬松軒六度真光發三毒妄影奔素絲忘染習古鏡去
塵昏爐上飛寒雪胸中洗煩熱到家渾不識得象因忘
言月心孤圓處澄一泥六根 乙未閏月上休日玉
泉書

子鑄生朝潤之以詩為壽予因繼其韻以勉之

巖松傲歲寒枝幹騰千尺男兒若稽古功名垂竹帛我

祖東丹王施仁龍善積我考文獻公清白遺四壁盛名
流萬世馨香光赫。余生嘆不辰西域十年客貧困志
不渝未肯忘平昔。日出燕然辰當提攝格鶉尾得鳳
毛續後余無責汝知學不學何嘗雲泥隔為山虧一篑
龍門空點額遠襲周孔風近追顏孟跡優游禮樂方造
次仁義宅繼夜前詩書廢時母博奕勤惰分龍猪三十
成骨澀孜。寢食廢安可忘朝夕行身謹而信於禮順
而據祥麟具五蹄鴻鵬全六翮為人備五常奚憂仕與
謫成功不自滿始知謙受益慎毋忘此詩吾言真藥石

甲午重午前三日湛然居士書

毫從旋師道過東勝秦御席上繼杜受之韻

去國十年久還鄉兩鬢皓三川猶梗澁百越政干戈東
勝城無恙西征市若何凭高吟望久尊酒酌長河

屏山居士鳴道集序

屏山居士年二十有九閱復性書知李習之亦二十有
九參藥山而退著書大發感嘆日抵萬松老師深攻亟
擊宿稟生知一聞十悟注首楞嚴金剛般若贊釋迦文
達磨祖師夢語贊談翰墨佛事等數十萬言會三聖人

理性之學要終指歸佛祖而已江左道學倡於伊川昆
季和之者十有餘家涉獵釋老膚淺一二著鳴道集食
我園棧不見好音誣謗聖人齷齪學者噫馮虛氣任私
情一讚一毀獨去獨取其如天下後世何屏山稟矜著
鳴道集說節萬世之見聞正天下之性命發揮孔聖幽
隱不揚之道將攀附游龍馭乎吾佛所列五乘教中
人天乘之俗諦疆矣隅鳴道諸儒力排釋老併陷韓歐
之隘黨孰如屏山尊孔聖與釋老鼎峙耶諸方宗匠皆
引屏山為入幕之賓鳴道諸儒鑽仰藩垣莫窺戶牖輒

肆浮議不亦僭乎余忝歷宗門堂室之與懇為保證固
非師心昧誠之黨如謂不然報性影響耳屏山臨終出
此書付敬鼎臣曰此吾末後把交之作也子其秘之當
有賞音者鼎臣聞余購屏山書甚切不遠三數百里徒
步之燕獻的稿於萬松老師轉致於余余覽而感泣者
累日昔余嘗見鳴道集甚不平之欲為書糾其蕪謬而
未暇豈意屏山先我著鞭遂為序引以鍼江左書生膏
肓之病焉中原學士大夫有斯疾者亦可發藥矣甲午
冬十有五日湛然居士漆水彩刺楚才晉卿序

用梁斗南韻

丁年學道道難成却得中原浪播名
否得自慚調鼎器
微材不可典璣衡
誰知東海潛姜望
好向南陽起孔明
收拾琴書作歸計
玉泉佳處老餘生

贈姪正卿

蘊室東丹九葉芳
曾陪劍珮侍明昌
學書寫盡千林葉
習射能穿百步揚
興廢人間戰白蟻
榮枯枕上夢黃粱
故山咫尺宜歸去
莫使因循三徑荒

寄張鳴道

張君宗派自留侯
壯歲成名入士流
一代詩聲如玉振
千鈞筆力挽銀鈎
平山邂逅初青眼
汴水伶仃已白頭
遙想荷花好時節
故人吟倚仲宣樓

送省掾郭仲仁行

蘭省而今已預名
還鄉衣錦也為榮
遼陽幹事須詳悉
速駕星輅上玉京

送燕京高慶民行

國用繁多我政憂
上章清選倅徵收
好陪劉晏勤王事
早使錢如地上流

和趙庭王子贊韻

萬里龍庭白艸秋時時歸夢舊漁舟酌殘白酒雜成醉
老盡黃華無限愁久識人心多厭政喜逢天下已歸劉
而今子入中州去莫惜寒梅寄隴頭

贈東平主事王王

聖主方思治邊陲未奉行憑君達此意無得負蒼生

周敬子修 夫子廟

天皇有意用吾儒四海欽風盡讀書可愛風流賢太守
天山淑起 仲尼居

寄萬壽堂頭乞湖山

削玉剡瓊出自然依稀嵩竇吐雲烟禪師手段搬山嶽
便好移來向玉泉

寄東林同叅

東林屢有寄來詩忙裏何嘗報一辭豈是玉泉生吝惜
言無滋味不宜時

寄簡堂頭

巨此生下此村牛千百頭中祇一頭鼻孔通天無主伴
不風流處也風流

寄孔雀便面奉萬松老師

風流彩扇出西州寄與白蓮老社頭
遮日招風都不礙
休從侍者索犀牛

答倪公故人

玉泉回報故人書閤子叅玄着意無
且趁萬松鑪鍛熟
疾忙索取護身符

一作夜明符

送王璘行

天涯九日出龍沙冬後冬前却到家
餽進功成須報我
好遊天藻上浮槎

繼介丘穆景華韻

北海嶠傾北海尊余懷為白景華仲奇
才管筭堪為匹
何事唐虞不得臣行道欲期丹鳳出
忘机且與白鷗親
龍庭萬里休辭遠六出奇書正賴陳

寄平陶張才美韻

才美風流自一時因風來寄湛然詩
新朝制度知將近
晚節功名未是遲識子固為天下士
徵君孰撫我民瘼
援毫欲寄清新句笑我却無黃絹辭

德柔嘗許柞鞍玉轡且數年矣作詩以督之

異物當時許晉卿幾年思渴動詩情
龍庭風細沙堤軟
玉鸞雕鞍政好行

卜隣一絕寄鄭景賢

龍沙幽隱子真家自撥寒泉出淺沙
我願卜隣寧悵側
旋分清酌煮新茶

寄岳君索玉博山

玉鑪精巧若裁斲寄與髯翁也不妨
古廟多年無氣息
直消一注返魂香

雲中重修宣聖廟疏

槐宮恣混玉石焚廟貌依然唯古雲
湏仗吾儕更修葺
休教盛世來斯文

寄光祖

漁陽光祖冠當時筆法詞源我獨知
君有家鷄君自厭
為何偏愛玉泉詩

送德潤南行

燕然民庶久瘡痍摩撫瘡痍政此時
暴吏猶看詔君日
開緘三復味余詩

再和萬壽潤禪師書字韻五首

憂道

不肯參禪不讀書徒喧口鼓說真如未能即色明真色
只道無餘已有餘法眼凋殘浮海去為山寂寞少人居
一從三聖承當後李世寥々無瞎驢

迷懷

寶藏翻窮貝葉書方知真理本如如一心不動無生滅
萬古長空豈久餘妙藥更靈難忌口長安雖貴不堪居
毛吞大海渾閑事誰許瓢中出白驢

警世

看盡人間萬卷書校量佛法總難如本無妄疾別尋藥
幸有回波好乞餘方丈名山真碧海舍元古殿是皇居
行人半老家何在終日騎驢却覓驢

傷時

金馬門前數上書子虛新賦笑相如萬言警策才無敵
六國縱橫智有餘千里兵車討姦冗五更朝馬候興居
功名賺得頭如雪不恨團々如磨驢

投老

業裏理琴架上書筒中真味更何如伴閑美竹千竿許

養老田園二頃餘，睡起焚香誦圓覺。興來緩軫品幽居，
宮音有北曲夕陽平下山，偏好吟入煙霞穩跨驢。

贈景陽玉潤鳴泉琴

玉泉珍惜玉泉琴，不遇高人不可評。心素軫回三排碧玉
明徽，六七絳黃金。臨風好奏朝飛曲，對月宜彈清夜吟。
琴能彈雅朝飛清夜吟贈與老崗老居士，須教下指便知音。

丙申元日為景賢壽

龍沙一住二十年，獨識龍崗節。景賢詩筆饒君甘，在後
琴棋笑我強。承先冷官何啻廣文樂，歸計猶存谷口田。

劫外壺天壽無量，請公勤叩祖禪師。

景賢作詩頗有思歸意，因和元韻以勸之

我訪龍崗老珠璣，咳唾間酒熟香馥。琴涓水滌，玉
吉河中燕菊和林也有山，但能心放下，何處不安閒。

景賢名飲以事不果，翌日子訪景賢，值出，予開
尊盡醉而歸，留詩戲之。

昨朝命我初無興，今日尋君不在家。不問主人都飲盡，
醉吟倒載黑氍毹。

和景賢名飲韻

書滿穹廡酒滿尊龍崗名我謝殷勤琴中別有無絃曲
醉裏開懷舉似君

丙申上元夜夢中偶得

趨佛趨祖透真空也與瀉山說夢同面貌眼睛鼻孔裏
大千沙界一滷中

送門人劉德真征蜀

門弟遼陽劉德真劉直木訥近乎仁憐君祖有才學術
即我精通天地人今日從軍征西劍他時擁旆入三秦
三辰測驗須吾子創作天朝寶曆新

送門人劉復亨征蜀

誠之識我二十年不讀經書不學禪誤尔儒冠好投筆
通人勲業可加鞭浣花溪畔春如畫濯錦江邊酒似川
壯歲從軍真樂事節候遺躅勉爭先

趙州柏樹頌

百佛猶存舊道場庭前依舊柏蒼々莫謬諸州無此語
禪林今走錯商量

黃龍三關頌

我手何似佛手

稱頭斤兩頂端的短少毫厘不可欺
函閩辨認合同券
未肯輕心放過伊

示 我脚何似驢脚

行令如同車脚圓你三文後我三錢
直饒道底分明是
也是當年鸚鵡洲

如何是上座生緣

只打野盤無寺宿不供餬口起村齋
上戶莫椿虛物力
僧司無得錯推排

和太原元大舉韻

魏帝兒孫氣似龍而今飄泊因塵中
君遊泉石初無悶
我東釣衡未有功元氏從來多慨慷
并門自古出英雄
李唐名相沙堤在好與微之繼舊風

喜和林新居落成

登車憑軾我怡顏飽育和林一帶山
新構幽齋堪偃息
不閑閑處得閑閑

題新居壁

舊隱西山五畝宮和林新院典刑同
此齋喚省當年夢
白晝誰知是夢中

太原修 夫子廟疏

并門連歲不年豐證父樸羊禮義空既例狂瀾扶不起
直須急手建庠宮

和林建佛寺疏

龍沙玄教未全行故築精藍近帝城須仗檀那垂手力
一輪佛日煥然明

湛然居士文集卷之十四終

